



殒落天空的晨星

晨星农场22座知青墓：伤耶痛耶？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符耀彩 通讯员 蓝宪飞

事件

1970 年 10 月 17 日,在一场特大强台风袭击下,晨星农场养猪连发生在了一个悲壮故事:22 位来自海口、汕头、广州、湖南等地、花样年华的知青被滔滔洪水吞噬了生命,除了连长和指导员年纪稍大,其他知青几乎都未到 20 岁,最小的仅 14 岁。

那天下午三时许,台风风势增强,暴雨倾盆。地处低洼地带的农场养猪连已经开始进水,但这都没有引起相关负责人的任何注意。团部既没有马上下令转移,养猪连的知青们也都没有意识到应该提前转移。到下午七时许,山洪突然冲来,不容人们多想,养猪连顿成泽国。很快,洪水没过了膝盖。

开始时,大家大声喊叫着指挥自救。但四周都是大水,人已经走不出去了。知青们还手拉着手,由黄珊建带头,大家高唱《国际歌》及“下定决心,不怕牺牲”的语录歌,互相鼓励着坚持到胜利。后来水越来越大,漫过了人的胸膛,大家被冲散了。但是,危机关头知青不是想着自己逃生,而是想到这个集体如何走出困境。

广州知青何启珍等 6 位姑娘当时靠机智、毅力与互助精神,在急流中抓到了晒衣场的粗铁丝,幸免于难。不识水性的潮汕姑娘陈惠兰,被广州知青杨铭田紧紧抓住,她俩被冲到一栋茅草房旁边,爬上房顶,才逃过一劫。

带头唱《国际歌》的黄珊建抱住墙报栏的木柱,爬上宣传栏的棚顶。广州知青张思慧、汕头知青陈淑娥也抓住一棵树,泡在水中六个小时坚持到被人救起。

当时团部领导闻讯后也组织了一千多军人、职工、知青前来抢救。但洪水无情,凌晨四时许,包括连长、指导员在内的 22 位知青全部被洪水卷走。

为了寄托哀思,从 1997 年至 1998 年,广州知青、汕头知青和晨星农场共同募捐,于 1998 年为这 22 位知青修建了一座知青墓。知青墓坐落在一片向阳的坡地上。

延伸采访

兵团时期由于受“极左”思想影响,一些人嘴里喊着“大干快上”,却严重违背科学蛮干。

晨星农场 21 队一些老职工说,团部为改善知青生活,决定建一个养猪场。这本是好事。但是选址时,却选在一片低洼地里建点,老工人曾对选址提出不同意见,说此地是山上洪水冲击的交汇点之一,万一来一场山洪暴发,后果不堪设想。但是,一些团部领导不顾人们的劝说,坚持在低洼地里建猪场。于是悲剧发生了。

一位老工人告诉海南日报记者,当时如果办事走群众路线,听听大家的意见,是不会付出这么高昂的代价的。

还有一种声音:到底是个猪场重要,还是几十个年轻人的生命重要?为什么把猪场建在低洼地出事却不问责?

知青们都是从各个连队里挑出来的好苗子,不仅乐于吃苦助人,而且有理想,能歌善舞,但是时运不幸,其情也悲伤,其境也惨烈!

多年之后反思当年的事件,这是一桩本可避免的悲剧。一个企业、一个群体、一个社会,只有以科学代替蛮干,以创新代替保守,才会有生命力,才会有和谐。而今,海南橡胶集团走向世界的脚步声,多么令人振奋,那也算是知青一代足迹的延续!知青的血汗没有白流,历史和人民不会忘记!

东岭农场三知青烈士：舍身护坝挡洪水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潘毅敏 海南日报记者 符耀彩

事件

1970 年 6 月 28 日,地处万宁县六连岭山区,连续几天几夜的暴雨狂降,使龙滚河河水猛涨。这一天兵团二师四团六连报警的钟声在风雨中凄厉地敲响,“大水要冲水电站了,大家快去抢救!”全体指战员一听到紧急命令,都火速赶往大坝。这是为了解决当地发电和灌溉,由兵团投资 10 多万元,兴建的一个装机容量 60 千瓦水电站的拦河大坝,但该大坝尚未合龙完工。这时,水位已由几十厘米涨到 10 米,汹涌的急流以每秒七、八米的流速不断冲击着还未合龙的大坝口,灰石沙袋不断被冲落。

情况十分危急!有指挥员在高处大声喊:“为了保护国家财产,我们要发扬一不怕苦,二不怕死革命精神,



东岭农场牺牲的来自广东的三位女知青。

用人体挡住急流、保护大坝!”“跳下水去,用身体护坝!”有一些知青也跟着喊道。三位女知青胡志红、程明蓉、谢红军马上响应,毫不犹豫地跳到激流中,用姑娘家孱弱的身躯,顶护正在沉重下滑的沙袋。

其他 9 个男知青、职工也相继跳入水中。山洪在咆哮,险情在扩大,仅仅几个血肉之躯怎能抵得住汹涌的洪水呢?连长见到情况十分危险,大喊叫大家快上来。水下的人都紧张地往上攀,一个、二个、三个,这时,一个滔天巨浪闷声打下来,将余下的 9 人从 6 米高的坝沿一起卷入水底。所有岸上的人都被这突然出现的险情惊呆了。

为抢救水下的人,指导员、连长一同带头跳入激流,六连的知青和团工程队的 40 多个人几乎同时纵身跃下。人们在翻滚的浊浪中大声地呼喊,紧张地搜寻,终于,有 6



晨星农场二十二位知青烈士中的四烈士生前留影。

小池 供图

事件

1971 年 9 月 29 日,当时的 25 号台风,风猛雨急,摧屋拔树,地处太阳河上游的兵团工师九团(南林农场)所在地区的立新河河水猛涨。当日下午,该团团部派人给连里送达紧急通知;靠近立新苗寨的地方有一段很长的电线杆被台风摧倒,电线也被折倒的橡胶树扯断了,团部命令连里立即派人抢修。并强调,如果电线没有,电话不通了,党中央的声音、上级的有关精神就听不到了,这是严肃的政治任务!

连里接到命令,立即派出副连长谭习原及女职工封运兰,带领七名知青带着工具,赶到河对面去完成团部交给的抢险任务。这时候,已是傍晚五时许。从连队过立新河有一座立新桥,建桥时桥面未设栏杆。这时河水已开始淹没桥面。大家淌过河去后,在抢险工地上忙碌了几个小时,终于把电线杆扶起来,把被扯断的电线重新接好,其时,已到晚上九时许大家没吃晚饭,就赶回连队。他们往立新桥走时,水已淹没桥面达齐腰深了。副队长谭习原领头,打着手电,首先带头跳到齐腰深的桥面上,大家也跟着跳进水里,他要

求各个知青都要手拉着手,慢慢地往对岸挪动过去。

不幸的是,偏偏此时山洪冲下来了。因为是晚上,大家看不到这一险情,还一个劲地高唱:“下定决心,不怕牺牲……”的语录歌,洪水冲到大桥时,走在前面的谭习原被大水卷走了。因为大家都是手拉着手,结果全部卷入洪水中,卷入水底。河面上水势汹涌,一切呼救都来不及。

一名汕头知青会点水性,被水冲到下游后,拼命爬上岸回来报告。

连队马上紧急行动,冒着风雨,沿河岸一路呼喊他们的名字,进行寻找。在很远的下游的地方,一名稍识水性的湛江知青,被大水冲到一片小树丛,他拼命地捉住一棵小树,捱到第二天才被人们发现救起。其余的五位知青连同两名职工都与大家阴阳两界了。这五名知青的名字是:广东知青涂锦初、陈激、杨煌昌、郑少英(女),湖北知青路运为。



南林农场 7 烈士墓。潘毅敏 摄

位水下的人被救上来,可是,胡志红、程明蓉、谢红军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三人中,年纪最大的二十岁,最小的仅十八岁,都是来自广东的知青。

三位花季少女的死,牵动了兵团的师、团首长。在安葬“三姐妹”的那一天,六连的全体老工人来了,白发人送黑发人,广州六中的知青战友们都来了。她们被安葬在电站上游向阳的高坡上。后来,国家民政部批准授予她们为革命烈士。

延伸采访

人们在整理“三姐妹”的遗物时,翻到她们生前的日记,胡志红的日记中写道:“越是艰苦的环境就越能锻炼人的革命意志。”“我们祖国现在正需要橡胶,我要在祖国这块宝贵的土地上种好胶。”;程明蓉的日记中说:“如果革命需要我献身的话,我要像英雄那样,脸不变色心不跳,勇敢的冲上去。”

毫无疑问,这样的豪言壮语,十分具有那个时代知青的理想和思想特色,30 多年过去了,烈士们舍身护大坝的事迹仍在激励着人们,她们的音容将永远留在知青同伴和当地人的记忆中。但人们在缅怀她们的时候,也为她们惋惜。

农场的知情者告诉海南日报记者,三位年轻的女知青牺牲后,不久,洪水就退去了。水电站最后也修好了,但只发了两年多的电,就废弃了。他们说,洪水来了,水这么大,这么猛,能顶得了么?当时的领导为什么不能等到洪水退了后才去修呢。

放在“以人为本”、珍视生命的今天,是不会让三位女知青牺牲宝贵的生命的。这是时代的悲剧,这是历史的代价!

延伸采访

近日记者就当年的事件电话采访了南林农场党委书记罗南英,她说发生这桩事故时,她还在上初中,团部、机关、学校都号召学习这几位烈士为了抢救国家财产,不怕困难,不怕牺牲的精神,兵团战士报还报道了他们的先进事迹。但是,后来,团部(农场)在给他们申报烈士的时候,上级民政部门不认可,不予批准,其理由是:明知洪水要来,明知过这座桥会有危险,为什么却在这个时候去拼命抢救几条电线杆,白白搭上一条年轻人的生命,不值得。如果电话线不通了,等到第二天洪水退了再去修就是了,又不是十分火急的事。

虽然没有将他们评为烈士,但在农场领导及群众心目中,仍认为他们是为了抢救国家财产而牺牲的烈士,于是,由农场捐款修建了一个墓碑,还郑重地在墓碑上刻上七个“烈士”名单,包括五名知青和两名职工。每年的清明节,农场机关干部职工、学校师生都会组织去那里给这几位“烈士”进行扫墓。